

伐木工的反叛

特雷文 著



伐木工的反叛

〔墨西哥〕特雷文著

邹绿芷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B. Traven
THE REBELLION OF THE HANGED

根据 Liberty Book Club, Inc. 1952 年英译本转译

伐木工的反叛

(墨西哥) 特雷文 著

邹绿芷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625 字数 204,000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2,000册

(据原新文艺版修订、重印)

书号: 10188·311 定价: (六) 0.85 元

内 容 提 要

《伐木工的反叛》，原名《被吊者的反叛》，是墨西哥名小说家B·特雷文的一本作品。作者以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七年墨西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背景、以墨西哥西南部热带森林中伐木工的悲惨生活为题材，描写了墨西哥人民——主要的是印第安人英勇的反殖民主义、反种族压迫、种族歧视的斗争。康狄托是一个贫苦的农民，他因为妻子害了盲肠炎无力医治，结果被骗卖至伐木场中。在伐木场里，他和另外的伐木工、赶牛人遭受了惨绝人寰的压迫和剥削，终于起而反抗，从自发的斗争发展成为有组织的革命。书中伐木场场主的残暴，印第安人暗无天日的生活，热带原始森林中的山洪暴雨，交织成一幅血泪画面，令人不忍卒读。

伐木工的反叛

小 引

卓西尔族的印第安人，康狄托·卡斯特罗和他的妻子瑪塞琳娜·得·拉·莎斯，还有他們的兒子，安琪琳諾和彼得里特，居住在查吉惠斯坦近郊，叫做灸山的小農業区的一片土地上。他們依靠一小片土地过着日子。康狄托的財產大約有五英畝貧瘠多石、而又干成粉末的土地，如果他要从这片土地上給他底家人榨出足够的食粮，那便需要他一年到头弓腰折背的劳动。耶佛尔区和吉拉姆区的大地主因为这种緣故曾經有几次劝过康狄托，叫他丢掉这一片寒酸的土地，帶着他的全家到他們的田庄上去作一个日工。

那些大地主們总在尋找着一家一家的印第安人，因為他們需要印第安人在他們的田庄上干活兒。他們肆無忌憚地把這些印第安人從他們的村庄和住区里搶走。地主們你爭我奪地搶着這些印第安人，就好像要对沒有烙印的無主的牛羊建立所有权一样。因为掠夺印第安人而發生的爭吵一直繼續着，由祖輩一脉相承地傳給子孫，到後來連最初爭吵的起因也都忘了，以至于人們誰也不曉得在這些地主之間的不共戴天之仇究竟是怎樣引起來的。

墨西哥独裁政府的政治首腦和它的爪牙們自然是永远和那些有权有勢的地主們站在一起的。当地主要求他們掠夺一家印第安人的一片土地，宣布剝奪某一些印第安人的合法权利，或者是利用任何非法的手段來对付他們的时候，这些政府的代表人往往会即刻就實現地主的意願，結果就使得那些印第安人完全在地主的掌握里了。接着地主就会替那一家印第安人偿还債務，或是設法付出

加在他們身上的苛刻的罰金——這些罰金在大多數的情形下往往是毫無理由的，但是卻足以使這些印第安人深深地陷在債務里，因而最後地主也就能够得到統治他們的絕對權力了。在墨西哥，地主不是和某一個政府首腦有某種聯繫，便是和他有友誼之情；因為有了地主的支持，暴君政治的爪牙們，才能够長久而舒適地生活着。而這一切也就保證了：在地主的田莊上永遠也不會缺少印第安人的奴隸勞動。

康狄托一家人所以能够保持獨立自主的生活，主要的是由於他生來的農民的謹慎，天性的善良，以及堅定的處世方針：他只管他自己的土地，工作，和他一家人的幸福。

康狄托居住的村落一共有五家人家，和康狄托一樣，其餘的四家也都是卓西爾族人，他們的土地也和他的土地一樣地貧瘠。他們寒酸的茅屋是用曬干的磚坯砌起來的，上面鋪着棕櫚樹的葉子，當作屋頂。他們的生活是艱苦的：只有貧窮的印第安農民才能忍受得了。可是儘管如此，地主們企圖使他們變作日工的一切努力却都沒有成功，正如同當他們在康狄托身上打主意的時候未能成功一樣。這些印第安人並不是不曉得在地主田莊上的生活，要比在自己家裏的生活好得多；可是他們卻寧願留在他們那一小片干旱而焦枯的土地上——就因為土地的干旱和焦枯，人們才把這一地區叫做灸山，意思就是說這兒是一個日晒如焚的地方——他們寧願過着多災多難的生活，經常看着他們的農作物遭災被毀，也不願意在一座伊甸園里奴顏婢膝地當奴隸。他們寧願作為一個自由人挨餓而死，也不願意在一個監工的指揮之下吃得腦滿腸肥。

如果你要問一問這些卓西爾族人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偏愛，他們也許會像美國路易桑那州一個年老的女黑人那樣地來回答你。在一八六一年美國內戰之前，當她年青的時候，她曾經是一個女奴；那時候她的生活是無憂無慮的，一切都由她的主人來照

管。她每一天要吃多少就吃多少。現在她却住在一座寒儉的小茅棚里，为了謀生，她不得不給周圍的鄰居漿洗衣裳。她從來也不曉得吃了這一頓，是不是还会吃上下一頓，她也不曉得：为了糊口她是不是会鋌而走險去作強盜，然后被关進監牢。有一天，人們这样問她：“我說，老媽媽，从前在你当奴隸的时候，你不是生活得更好么？”于是她回答說：“我以前的生活确实要好一些——可是現在我很幸福——一个人單單是吃飽了肚子，并不一定会覺得幸福。”

在灸山，情形也是一样：單單是一个人的肚子并不能支配一个人的行动。如果肚子也能發号施令的話，那末为什么这些印第安人能够安于他們苦痛的生活，为什么他們不听从地主的命令，因而也沒有把他們的肚子交給地主來照管，这一切也就不能解釋了。

第一章

在一个印第安人的内心深处，与其說他相信的是神明，倒不如說他更相信命运的威力。他知道，不管他做什么，他总逃不掉他那注定了的命运。当一个印第安人意識到他的不幸的命运來臨的时候，他跟一切人一样，总想从自己的身上得到救助：一种純粹生物的本能驅使他用一切可資利用的手段來保全自己，用一切他認為有助于他的方法來抵抗他的命运，在这些手段和方法里，也包括着向聖徒祈禱——在他們每个人看來，这些聖徒自然是上通神明的。可是，他却完全明了：他的处境就和一个迷失路途的哨兵一样；而如果他和他的命运对抗，那也只不过是把他的命运对他的打击延緩片刻而已。

当康狄托的妻子，瑪塞琳娜突然地害起病來，而且一般的藥物，一样也不能減輕她的病痛的时候，康狄托就感覺到在他一生中有決定性的一个時刻已經來了。瑪塞琳娜腹部的右側感到疼得厉害。她說她覺得她的身体脹得不得了，因此就好像她就要爆裂了一样。那个老式的穩婆說她的腸子打了一个結兒。为了解开这个結兒，她曾經开了藥方；她开的瀉藥很強烈，就連一只大象的肚子也可以瀉得空空的，可是結果这些瀉藥却只是加重了这个病婦的痛苦和哀号。瑪塞琳娜覺得她的腸子好像已經燒起火來，而且就要一節一節地斷了。

接着那个穩婆就發表了意見，說人要死了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因此她劝告他們：打發一个孩子到馬蒂奧那里去，吩咐他預备

一口棺材，那末可憐的瑪塞琳娜就可以按照基督教的禮節來埋葬了。可是康狄托對於這一個解決的辦法却並不以為然。他是愛他的妻子的，他不願意看見她這樣輕易地就離開了他。他決定用一匹驢子把瑪塞琳娜馱到耶佛爾去，讓一個真正的醫生給她診治。

他把家里能夠找到的每一分錢都集攏在一起。他把錢數了又數，最後才相信他有的錢一共是十八個比索^①。康狄托深深地知道醫生和牧師是一樣的人：他們從來也不會不取分文就給你服務的。此外，他也知道瑪塞琳娜的病並不是那種醫生只收一兩個比索就給診治的普普通通的病症。

那匹驢子每走一步都使那個不幸的女人發出苦痛的號叫。當他們走到一段更加崎嶇不平的路徑時，康狄托決定一面把妻子背在背上，一面牽着驢子的繩索向前走去。可是這種辦法並沒有改善瑪塞琳娜的情況；相反地她却越來越難過了，因為貼着她丈夫的肩膀，她的肚子壓在她丈夫的身體上，結果她的苦痛是那末劇烈，以至於她不得不懇求康狄托再把她放到驢子背上去。後來她又懇求她的丈夫把她放在路旁邊，她說，在那兒她可以躺下來平靜地死去，因為她覺得她的死期已經近了。

他們這樣在路旁邊休息了半個多鐘頭：她仰臥着，他在路旁靠着她的身邊坐下來，手足無措地也不知道祈求哪一個天神才好。每隔一會兒，他就到大路對面的小溪里取一些微溫的水來給她喝。最後，一群印第安人走來了，他們中間有男人、女人，也有孩子，是從市集上回來的。他們恰好就是康狄托所居住的那個村子里的卓西爾族人。一走到小溪旁邊，他們全體就都停下來休息了。

“康狄托，你要到哪里去啊？”一個人問他說。“集上的攤子早已經都收拾起來了。”

① 比索，西班牙及墨西哥等國家銀幣之名。

“瑪塞琳娜病得很厉害。我想她就要死了。我要把她送到耶佛尔去看医生，他也許能够把她腸子里的結兒解开。可是我不能够把她背在肩上，因为她疼得大哭大叫的，用騾子馱她也不行，她也疼得很厉害。她已經是半死了。現在我只是等着了——因为要是她真的死了，我也可以用騾子把她馱回家去。唉，多可憐啊——她这样年青，又这样温良！她管家管得真好，而且又干了那末多的活兒！而且，她一死，孩子們可就沒有媽媽了。”

“你还是不要絕望吧，康狄托，”一个印第安人回答說。“当然啦，如果瑪塞琳娜非死不可，那末她会死的。可是現在还很难說呀。等一会儿，我們大家帮你一把吧。”这人把他的伙伴們集合在一起，商量了一会兒，然后他們就回到康狄托的身边來了。“你瞧吧，我們决定把她抬到耶佛尔去。我們抬她的时候非常当心，讓她一点也不曉得我們是在抬她。”

康狄托把头点了一下，默默地感謝着他們的好意。

那些男人們到叢林里不远的地方，砍了一些樹枝，然后便把它們編成一只担架，接着他們就把那个病妇放在上面了。同时那些妇女和孩子們就照管着那伙男人所携帶的各式各样的雜物，然后他們就开始又向耶佛尔走去了。

当瑪塞琳娜最后到达医生診所的时候，夜幕已經降臨了。医生在她疼痛的地方摸了一摸，說：“必須馬上就动手術。我得开刀把她肚子裡的腸子割掉一段，它已經發炎了。如果我不給她动手術，不出十二小时，她就会死去。不过你能够給我多少手術費啊，伙計？”

“我可以給您十八个比索，我的大夫，我的恩人，”康狄托回答他說。

“可是你难道不曉得么，單單藥棉、酒精和消毒紗布的費用也不止十八个比索呀？麻醉藥还不算，那最少也值十个比索呢。”

“不过，看在上帝的份上，您慈悲慈悲吧，我不能看着我的妻子像一条狗一样地受苦呀！”

“你听着，伙计。要是我們的主，我們的上帝，会替我付我欠的房租、水电费、和我欠的肉铺、面包房、成衣铺、和伙食店的债款，那末我就可以看在上帝的份上，給你的妻子动手术开刀。可是你要知道，我相信的是銀元，我相信的是你給我的有力的保証，我可不相信什么上帝的慈悲。上帝管的事情可多啦，可是像我这样滿身是債的窮医生，他可不管。我为了讀書，已經欠了很多的債，如果說我至今还不能偿还这些債務，那是因为这兒的医生太多，有錢的病人又太少了。”

“大夫，要是您不給我的妻子动手术，她就要死了呀！”

“可是我呢，伙计，要是我不取分文就給人家开刀，我可要餓死啦。我能告訴你的是：像这样的一次手术一共要三百比索。不过，你也要明白，我不是那种能够見死不救的坏蛋，就是一个沒有知識的印第安人的老婆，我也不能看着她死去，所以我会帮你一下的。不多不少你就給我兩百比索吧。这个价錢实在太笑話了，我实在是有些冒險，他們也許会因为我降低价錢，把我赶出同業公会哩。尽管这样，只要你給我兩百比索，我还是給你办的。不过，你得赶紧在三个鐘头以內把錢交給我，不然的話，动手术也沒有用了。我不会对你胡說八道，更不会因为喜欢这一行，就白白地給別人动手术。如果我拿了你的錢，我就得替你做事，使你的老婆恢复健康。如果我給她动了手术，她还不好的話，那末我一个錢也不要你的。我最多只能作到这一点。你平常也不会把你的谷子、棉花、和你的肥猪白白地給別人吧。这难道不是真的么？那末为什么你要我白白地給你工作，白白地把藥品給你呢？”

当他們这样談話的时候，瑪塞琳娜始終是躺在鋪在門廊地面上的一塊草席上。用担架把她抬來的那些印第安人在附近徘徊着，

一面低声地談話，一面抽着烟。

他們又有什么办法呢？即便是把他們所有的錢都集在一起，也湊不成兩百比索呀——即便是把他們所有的羊都賣掉，也湊不成的。至于康狄托，他既不曉得怎样、也不曉得从哪里才会弄到這一筆錢。

*

那医生在康狄托面前規定了手術費的价錢，然后看一看候診室，知道再沒有別的病人在等着他了，因此他就戴上帽子到街上去。他觉得需要再一次去看看城里的那些古老房屋是不是还在老地方；尤其是他要知道在最近的三个鐘头里，有沒有發生了值得在酒館里談論的大事。也許阿蒂琳娜太太終於發現了她的丈夫每隔一天就要到溫柔的寡婦比洛太太家里去过夜。这个比洛太太守寡还不到四个月哩。阿蒂琳娜的丈夫叫做唐·巴勃罗^①，虽然他是个有妇之夫，比洛太太却偏偏跟他發生曖昧。不过事情最糟的倒不在这里。值得惋惜的是：比洛太太在她丈夫死了以后，至少是理应守孀一年的，可是現在她寡居还不到四个月，就和別人私通了。全城的人都知道：隔一天晚上唐·巴勃罗就要到比洛太太家里去——当然，巴勃罗的太太阿蒂琳娜却是例外。由于这个小城里從來也沒有發生过聳人听闻的大事，由于唯一值得人們談論的話題就只有一些偶尔發生的搶劫事件，因此，全城的人們都热烈地等待着这一个桃色事件的爆發：那时候阿蒂琳娜就会曉得她既不是她丈夫的所爱，同时也不是唯一的有权利从唐·巴勃罗那里得到安慰和滿足的女人。因此，在这个小城里，如果兩個男人在酒館里見了面，如果兩個女人在市場里彼此遇見了，或者是在門前談起閑話來，那末他們在簡短的寒暄之后，不可避免地會問起這個問題：“难道

① 唐，西班牙語，即先生之意。

說阿蒂琳娜還沒有發現么？”

对于唐·巴勃罗这一种超出婚姻关系的訪問，沒有誰覺得有什么不道德的地方，因为，每一个人的頭腦都很健康而又正常：他們認為比洛太太這樣的行動也只不過是利用她天生的權利而已；此外，既然在巴勃羅之前，誰也沒有來安慰過這一個孤独寂寞的女人，那末現在他來扮演這一個角色，也就是天意了。在耶佛尔城里，每一個結了婚的婦女私下里都很高興；因為和比洛太太搞得火熱的是另外的一個男人，而不是她的丈夫。周圍的鄰居們都等着這件丑聞的揭露，他們所以這樣，並不是因為他們對於丑聞本身有什麼愛好，而是因為他們對於這一幕戲未來的演出非常熱心，他們要親眼看見阿蒂琳娜太太為了保衛她的尊嚴不得不親自上場。不過，在這些想看熱鬧的人們的心里，却也有一層黑影。很可能阿蒂琳娜早已經曉得了，不過裝做不知道，借以避免這一件丑聞的暴露。如果這樣，那末要看這一幕悲喜劇的全部希望便都化為烏有了。

在那個醫生還沒有穿過廣場散步之前，他首先訪問了藥劑師唐·路易的家。唐·路易是他要好的朋友，而且也是同業公會的會員。如果藥劑師和醫生能夠彼此了解，那末兩個人的生意便都有利可圖了。相反地，如果他們彼此不和，那末病人可就要發起脾來，而且活得長命百歲，結果德國的製藥商就要遣散廠里的工人了。

當康狄托看見醫生離開的時候，他又想了一想：他究竟應該怎樣辦才好。後來他拿定了主意，還是到外面去看一看究竟醫生到哪裡去了。他一點也不想再去找另一個醫生商量商量，因為他很知道，在收費這件事上，醫生的意見都是一樣的。他所以選擇了這一個醫生，因為城裡和附近鄉下的印第安人平常都到他這兒來看病。印第安人有這樣的一種習慣：他們認定了一個醫生給他們看病，就不再調換了，一直到這個醫生把他們中間的某一個人醫死了

的时候为止。然后他們另外再去找一个医生，等这一个医生又害死了他們中間的某一个人，他們再繼續去找另一个。几个月以后，城里的医生，他們差不多都找遍了，結果他們除了再回过头來找第一个医生之外，便別無其他办法了。

印第安人是耶佛尔城里医生最喜欢的病家，因為他們看病的时候，总是就地付款，從來也不欠帳。一个印第安人一跨進医生診所的門檻，甚至于在医生一句話還沒有对他講的时候，他就不得不及早把医生向他索取的医藥費或者是这医藥費的一部分交付出來。

*

康狄托讓瑪塞琳娜躺在門廊里，由他的朋友們照顧着。他自己木然不動地站在街上，他不曉得究竟要到哪兒去才好。他妻子的病痛使他完全手足無措了，他本能地向最近的一家藥房走去，心里想着也許藥房的老板會給他想出一些办法。他心里朦朧地希望着能够用他这十八个比索給他的妻子買一些有效的藥來。唐·路易一看見康狄托走進了屋子，就問他說：“你要買什麼？伙計，阿蒙尼亞呢，還是樟腦丸呢？”

“那對我有什么用呢？我打算給我的老婆買點什麼藥，她肚子的右邊疼得厲害。”

他向藥房老板說明了他妻子的病狀。當他說完的時候，藥房老板告訴他說：他對於那樣的病沒有辦法。他倒是一個誠實的人。從康狄托的話里，他了解瑪塞琳娜害的是什麼病，在他看來，只有動手術才可以挽救她。

“請個醫生看看吧！”他告訴康狄托說。

恰好這個時候，那個心里想從唐·路易這兒聽到一些新奇事兒的醫生就走進這家藥房里來了。其實，他和他分手，只不過才四個鐘頭。

“我認識这个家伙，”医生說。“他的老婆在我家門廊里躺着呢。她得了盲腸炎。我已經把冰袋放在她的肚子上，可是这治不好她的病。如果我不动手術，她就要死了。不过，如果这家伙只能付給我十八个比索，我又怎末能够給她动手術呢？”

藥房老板听了这話，立刻就哈哈大笑起來。

“这很清楚。按照这个价錢，你怎末能給她动手術呢？不过，伙計，你告訴我，为了挽救你的老婆，你难道不可以去找个熟人借兩百比索么？”

“誰会借給我兩百比索呢？”康狄托回答說，在他的語調里既沒有露出絕望，也沒有露出激动的心情，那是一种那末淡漠的声調，它像是說：“事情就是这样，我是一点办法也沒有了。”

“你可以到沙康諾斯哥去作一个采咖啡工啊。你找雇你的老板借兩百比索，他不会拒絕你的。”藥房老板提醒他說。

康狄托搖一搖頭回答說：“不，我可不到沙康諾斯哥去。那兒尽是德國人。咖啡种植園都是他們的。他們比森林里的野獸都還要殘忍，他們看待你連一只狗都不如。那可不行。如果我到咖啡种植園里去干活兒，我一看見他們虐待咱們的人，我就会用我的彎刀把那些德國人宰了的。”

“要是这样，我就看不出誰会幫助你了，那末，你的老婆只好等着死了，伙計。”

“沒有疑問，她会死的，老爺，”康狄托仍然用一种冷淡的声調說，他談到他的妻子，就好像談到一个陌生人一样。

然后，康狄托就斜靠在門柱上，用手梳理着他的头髮，并且把唾沫吐在大街上。这时候，几盞街灯已經亮起來了，它們好像是憂郁地在四下里霎着眼睛。

*

这时候，藥剂师把兩只胳膊架在玻璃櫃台上，看來好像要把玻

璃压碎似的；他把嘴上的香烟从这一个嘴角移到那一个嘴角，不时地朝街上看着。这条街一直通到廣場，而他的店鋪就座落在一只街角上。这里有很多的、寿命足有一百年左右的樹木，它們濃密的綠蔭把巨大的廣場遮盖得滿滿的。廣場的西面是市政廳的大厦；北面矗立着大教堂；城里的大商店都排列在廣場的南面和东面，他們的櫺窗在黄昏里輝煌地發着光彩。

这时候，那医生背着保險箱，也坐在那里。他覺得在一天的劳累以后，需要舒暢一下。他有气無力地也把他的胳膊肘兒拄在玻璃櫃台上，而且把他的右脚蹬在一只早晨剛剛送到店里、还没有打开的包裹上。

“阿瑪麗亞的病况怎样啊？”藥剂师問說。

事实上唐·路易对于那个老太婆的健康問題是采取一种瘋狂的嘲笑的态度：因为她從來也沒有把一份最簡單的处方托付給他过。他講起这个問題不过是为了談談話而已。这倒是一件奇妙的事：大多数彼此熟識的男人，如果他們無事可談，便总会覺得很不自在。这也就是为什么當他們在一起的时候，他們总是縱情地談着那么多蠢話的原因。他們談的很多，以至於談話的內容比女人們的閑聊都要空虛。

“阿瑪麗亞太太么？”医生問說。“你說的是哪一個阿瑪麗亞啊？”

“就是那个很久就得了子宮瘤的那一个呀？”

“喲，如果我們以醫藥的科學法則作為根據，並且相信醫神愛斯古雷普斯最好的門徒的診斷，阿瑪麗亞太太至少在十年以前就該在地下長眠了。可是現在她還在你跟前活着，跟你和我兩個人加在一起那樣地有勁兒。你不得不承認人們堅持這樣的意見竟是对的：醫學比三千年以前並沒有多少進步。坦白地說吧，我就這樣想。”